

季
季
編

年五十六 選說小篇短

楊青矗 王禎和 陳若曦 陳雨航 七等生 張安樞 吳念真
羅振昌 侯方小 李孫瑋 叢芒 趙

爾雅出版社印行

季季編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年度小說第九集

1976
1975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有如書本

• 有版權，勿翻印 •

年度小說第九集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130元

編者：季

發行人：柯 青 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

台北郵政三〇一—一九〇號信箱

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三三九三 三一四〇 三二一六

郵政劃撥：一〇四九二五號

印刷者：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二十四號之九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五日新二版

楚菊王：計設面封

編選序言

季季

跟過去的幾年比起來，民國六十五年也許是短篇小說比較豐收的一年。任何人都樂於見到豐收，我的樂也許又要比別人更深一層。我不僅見到豐收，我還親自參與了收穫的過程。如今，漫長的一年過去了，我更樂於把這份收穫的成果獻與讀者分享。

在過去的八年裏，年度小說曾分別由隱地、鄭明嫻、思兼、林柏燕、鄭傑光、覃雲生、洪醒夫諸先生負責編選。在他們所寫的序言或後記裏，時常跳出「短篇小說沒落」這幾個讓人喪氣的字眼。他們也曾就時代潮流和社會狀況的發展，分析了一些短篇小說沒落的因素。那些因素，如今看來仍然存在。在回顧與展望之間，我甚且認為那些因素不會很快的改變。一個世代的改變，必然有許多相互牽制的現實因素，一個社會的變貌亦然。然而，一個誠懇的、勇敢的小說家不應被這個「被冷落的事實」所嚇阻。我們的生存畢竟仍有很大的彈性，這能屈能伸正是小說家還大有可為的憑藉。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所說的豐收，具有幾種不同的類別。其一是文藝性雜誌和報紙副刊。其二是出版界。其三是小說家的自覺和自發。

任何一個小說家的作品，必然經過發表才能確定地位。而小說家地位之被確定，往往先從短篇小說開始。長時以來，小說家的發表園地是雜誌和副刊。這兩處園地的耕耘者是作家，但地主却是編輯。因此之故，編輯無形中也就擔負了小說發展的一部份功過。

在雜誌方面，去年的豐收屬於三月號中華文藝的短篇小說專號。一份雜誌，由於讀者口味各異，內容需顧及兼容並蓄：評論、詩、散文、雜文、長篇、短篇都有它的一份地位。因此，即或像中外文學、中華文藝、幼獅文藝、明道文藝這些以純文學標榜的雜誌，每期登出的短篇小說也極有限。在這種普遍情況裏，中華文藝三月號以全本二四八頁的篇幅，發表了十六篇短篇小說，的確讓人一新耳目。這輯短篇小說專號的主選者是朱西甯。任何讀者提起朱西甯，一定先聯想到他最有名的幾個短篇：「狼」、「鐵漿」、「冶金者」。朱氏這幾年的創作大都為長篇和雜文，我們已難得見到他的短篇小說了，殊為可惜。朱氏主選的十六篇作品，除銀正雄曾於民國六十二年獲「中外文學」短篇小說徵文第二名（第一名缺）外，其餘十五篇大都屬新人作品。朱氏的解釋是，中華文藝決定出短篇小說專號是爲了慶祝青年節，則作品以「青年」爲主亦是理所當然。朱氏形容這些青年的作品「容有不够圓熟完整，但如小孩子的正經，只覺乖好可愛」，所以「不

以爲病」，還以「好風景！好世代！」期之殷殷，顯見他對青年後輩是有一番誠意和愛心的。其中的蔣賢倚（蔣曉雲）後來在聯合報小說比賽裏脫穎而出，也算是不負朱氏的厚望。我在這輯專號裏，選了羅振昌的「雞瘟」到年度小說來。

在報紙副刊方面，去年的「大事件」當然屬於聯合報主辦的「聯合報小說獎」徵文比賽。過去的小說徵文比賽，大都由公家機關所辦，因對主題的陳意要求過高，一般作者往往不願去應徵，故爾效果不彰。聯合報是民營大報，這次能走在各報副刊之前，率先舉辦小說徵文，不管功過如何，至少已收到一部份振衰起蔽之效。聯合副刊自從馬各接編之後，風格和以前略有不同，發表的短篇小說在質和量方面都增進不少。「聯合報小說獎」的設立，也是由他向社方倡議的。馬各過去曾是一名優秀的小說家，寫的散文也別具一格，他希望作家寫出好的作品，也希望讀者在聯副能多欣賞到好的作品。例如停筆已久的叢麋，即是在他的力邀之下復出，一連爲聯副寫了四個短篇、一個中篇。這次選入年度小說的十四篇作品中，包括叢麋的「想飛」在內，共有七篇作品選自聯合副刊；其中的兩篇且是徵文比賽的入選佳作。關於這七篇作品，我在每一篇的評介裏都作了說明。它們入選是因作品本身所具的特質，非因發表於聯合副刊。我相信讀者欣賞這些作品時，一定能體會到每一篇作品中所蘊涵的特質。

另外，「幼獅文藝」在聯合報舉辦小說比賽之後，也曾公佈了一項小說大競寫的徵文比賽辦

法。截至民國六十五年底爲止，還未看到這項大競寫的得獎作品發表出來，無從判斷其成效。

以上說的是雜誌和報紙副刊的豐收。現在再看看出版界在短篇小說方面有着怎樣的豐收。

一個可喜而又可憂的事實是：過去的一年，全省增加了許許多多的出版社。就文化推動的角度而言，出版物增多固是可喜；就文化薰陶的角度而言，出版物增多却也有其可憂的一面。由於同業多、競爭激烈，許多出版社爲了穩固陣腳，大量出版低級趣味的書，使得文化市場受到污染。抉擇能力較差的讀者，往往就在這種污染裏受到不好的影響。這是文化界的隱憂，也是出版界和讀者的不幸。

可喜的是，在這樣一個打混仗的局面裏，仍有較具眼光的出版商。過去一個小說家要出一本小說集，往往要捧着剪貼本去看出版商的臉色，任由出版商殺價。有些出版商甚至以順水推舟之勢吃死作家：只出書而不付版稅。那是說，出版商只尊重自己的腰包而不會尊重作家的心血。這樣的現象，如今已經有了改變。一個有良知的出版商會知道如何尊重作家的作品和人格；一個有眼光的出版商也會明白：不能以市場銷售量的多寡來論斷作家作品之優劣。有些作家過去寫了一些很受讚賞的作品，送到出版商的手裏却被形容爲「讀者看不懂」或「人家不喜歡買這種書」而拒絕出版。後來的事實證明：讀者雖不一定都有很高的鑑賞力，至少有普遍的選擇能力。出版商不宜低估讀者的能力，要設法多出好的小說才對。過去被視爲冷僻的「文季」，幾位主將後來

都相繼結集出版，受到讀者的欣賞。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王拓都是很好的例子。另外，像七等生的作品，過去爲了出版幾經波折，去年却連出了六本書，幾乎把他過去寫的短篇都網羅進去了。

去年的短篇小說，在出版界還有兩大盛事。一是陳若曦的作品，一是鍾理和的作品。陳若曦從中國大陸復出後寫的作品，由遠景結集出版；在臺灣時寫的前期作品由聯經公司出版。讀者可從這兩本背景不同的諸多短篇裏，比較一個小說家的成長和生活經驗。鍾理和是四十年代的作家，生前貧病交迫，但却孜孜於寫作。民國四十九年咯血而死後，他生前零散發表的作品及未曾發表的遺稿，經過十多年的冷藏，終在去年以「鍾理和全集」重見天日。全集裏雖包括了長篇和書簡，但仍以短篇小說爲多。鍾理和的半生，曾經歷一個大時代的變動；曾備嚐愛的不幸和窮酸文人的悲苦。讀者從他的作品裏，可以看出他生前足跡所至的半個弧形地區的社會情況和人際關係的變化。「鍾理和全集」能在去年出版，表示我們的社會有了進步：出版商的鑑賞能力進步，讀者的文化水準進步；國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經濟情況改善，購買力增強當然也是一項不可忽略的因素。

最後一類的豐收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小說家本身的自覺和自發。

小說家在一個變動的社會裏，究應扮演何種角色，長時以來即爲批評家和社會人士所爭論。

小說家要有使命感，要寫載道的文學，這已不是新鮮的理論。我相信一個對人類懷抱真誠的態度，對藝術懷抱嚴肅的理想的小說家，他的心中必然有某種自覺的使命感。然因每個小說家的生活經驗不同，人生觀照和價值認同不同，他小說中載的「道」也就各有不同。現在有許多人對「道」的解釋和要求過於高超冷硬、龐大，會使小說家有「載不動許多愁」的惶惑和無奈。小說家寫的是人的生活，小說裏載的道也該是生活的、自然的。這「道」是大是小都有它嚴肅的一面。一個小說家，住在一處風化區裏，深覺人心沉淪，道德敗壞，他也許就寫出一篇小說來咒罵那些敗德的人，發出提高道德情操的呼聲。這是他心中的「道」，生活的「道」。另一個小說家，住在一個落後迷信的村子裏，看村民飽受愚昧之苦，他也許就寫出批判愚昧思想的小說。還有一個小說家，看到十大建設的工作人員很感動，也許就寫一篇獻身十大建設行列的小說……。總之，小說家在作品中載何種的道，需靠小說家本身的自覺和自發。小說中的道越平實自然，越能顯示小說家的真誠。一篇小說中載的如是冷硬高超、類如口號的「理論道」，任何人都會感到「難以下嚥」的。

當然這只是譬喻。事實上，一個小說家不一定住在他作品中的那個風化區或村子裏。他在作品中顯示的生活經驗，也不一定是他真正的生活記錄。一個小說家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固是對創作大有裨益，然而，只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却不一定能寫出好的作品。小說家還要有思考、想

像、透視、創造的能力；具有這些能力，才能寫下人類心靈活動的一部份記錄，而非只是一種刻板的生活記錄。

基於以上的認知，我很高興在收穫的過程中，看到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所具有的自覺和自發。他們的作品，離「藝術」或「偉大」也許尚有距離，然而，從作品裏却可以看出他們內心的誠懇：知道關心同胞、關心人類、關心我們所處的現實。早期大陸來臺作家寫了太久的「懷鄉小說」，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在生活經驗裏，他們有「失去的鄉土」，然而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沒有這樣的不幸。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就是我們的鄉土。我們首先要關心的，當然是這鄉土上的人。

這次入選的十四篇作品中，除陳若曦的「大青魚」之外，其餘十三篇都可看到這時代、這鄉土的部份縮影。

我本來想就目前臺灣所面臨的問題作為依據，在每一類問題中擇取一篇代表性的作品；讓讀者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現實的面貌。不幸的是，我的腹案未能實現。這原因在於：(一)有些問題未受到小說家的注意(二)有些問題在小說裏被誇大、扭曲(三)有些小說只注意提出問題，忽略文字、技巧、意象的運用。

目前的十四篇作品，在編排序序時，都經過謹慎的處理。讀者閱讀時，可從題材的不同，去比較小說人物在不同的環境的不同反應。例如「流放」寫的是一個幸福的大男孩的成長，緊接着

「大榕樹」寫的則是生活不幸的大男孩；再緊接着「黃昏出擊」則是描繪一個老年人的心態。又例如「龍門之前」和「寒窗記」寫的是未進大學之前的事，緊接的「功在杏林」和「任衛之死」却都在討論大學生的良知和道德勇氣。

一九四九年，佛克納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人之不死不僅因為他有忍受的能力，而是因為他有靈魂、精神、能同情、犧牲和忍受。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是描寫這些，以提高人們的情緒、勇氣、希望、榮譽、自尊、同情、憐憫、犧牲和光榮；以幫助他們忍受和克服困難。」

我相信入選的十四篇作品，都符合了這樣的要求。同時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這十四個作者能在這方面盡到更大的責任。

這次年度小說尚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一個住在美國的男士，寄來一萬元臺幣，指定獎賞給本次年度小說中最優秀的一篇作品；但其作者需居住於臺灣。這位男士不願具名。他在臺灣時也曾寫了不少受人讚賞的短篇小說，目前在美國擔任公職。我們感激他對短篇小說的鼓舞，使「年度小說」有了更為特殊的意義。我決定把這份殊榮獎賞給「婚禮」的作者吳念真。其理由是：(一)「婚禮」所顯示的悲憫胸懷(二)是一個真正在民國六十五年受到文壇重視的新人(三)在「婚禮」發表之後又不斷發表多篇短篇小說所顯示的深厚潛力(四)在困頓的生活環境中努力求上進的堅強精神。

我同時希望：這個獎賞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如果以後的每年都有關心短篇小說的有心人提

供這一份獎金，相信不久之後，「書評書目年度小說獎」就會在國內的短篇小說界樹立一個權威的地位。我衷心希望這個地位能够儘早建立起來。

本次的入選名單，是在元月十五日定案。我把名單交給 書評書目 後，由社方負責和作者連絡，並索取個人的寫作資料。元月二十六日我應「韓國文人協會」之邀赴韓訪問，二月十二日回臺後，看到作者附來的資料有些太過簡短，乃又親自和作者連絡了一次。根據這些資料和各人作品風格的不同，我所寫的每一篇評介也都格式不同。我在撰寫這十四篇評介的過程中，內心受到很好的啓發。這是我的又一次成長，我要感謝這十四位作者。

由於我的出國訪問，撰寫評介的工作延誤，使得這本書未能如期出版，這是我要向作者、讀者及書評書目 社深致歉意的。

六十六年三月九日於永和

年度小說選

小說中的精品，一年只有一本

讀小說可以拓寬思考和想像的視野，看盡人生無窮的面貌。 (季 季)

人生是繭，小說是蝴蝶。小說是現實的延長，是愛的千種變貌。 (袁瓊瓊)

小說就是人生，總是無可奈何。 (蕭 颯)

- | | | | |
|----------------|--------|----|---|
| ①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新編) | 丁樹南・馬 | 各地 | 編 |
| ②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 隱 | 地 | 編 |
| ③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 隱 | 地 | 編 |
| ④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 隱 | 地 | 編 |
| ⑤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 鄭明 | 姍 | 編 |
| ⑥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 思 | 兼 | 編 |
| ⑦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 林柏 | 燕 | 編 |
| ⑧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 | 覃雲生・鄭傑 | 光 | 編 |
| ⑨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 洪醒 | 夫 | 編 |
| ⑩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 季 | 季 | 編 |
| ⑪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 隱 | 地 | 編 |
| ⑫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 李 | 昂 | 編 |
| ⑬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 季 | 季 | 編 |
| ⑭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 詹宏 | 志 | 編 |
| ⑮七十年短篇小說選 | 沈萌 | 華 | 編 |
| ⑯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 周 | 寧 | 編 |
| ⑰七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 李 | 喬 | 編 |
| ⑱年度小說選資料篇 | 隱 | 地 | 編 |

爾雅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廈門街113巷33之1號
電話：3934036・3211021
割撥：104925

爾雅詩集

個集或者選集，都是美的禮物：

啊！滿地都是我那黃銅色的皮膚 (洛夫)

我在井底仰臥着，好渾的井啊。 (鄭愁予)

為煥發陽光遺棄了的！

怎能曬乾她濡濕的衣裳？! (蓉子)

水是夜的肌膚，涼涼的

我用雙掌握住你的名字取暖 (馮青)

●從徐志摩到余光中（新詩賞析）

●望月（詩集）

●小詩三百首（第一冊）

●小詩三百首（第二冊）

●童詩百首

●兒童詩選讀

●剪成碧玉葉層層（現代女詩人選集）

●情詩一百

●青鳥集（詩集）

●感月吟風多少事（現代百家詩選）

●悲涼（詩集）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新詩卷）

●天河的水聲（詩集）

●七十一年詩選

●七十二年詩選

●七十三年詩選

羅青	著
杜國清	著
羅青	編
羅青	編
林煥彰	編
林煥彰	編
張默	編
喻麗清	編
蓉子	著
張默	編
蕭蕭	著
齊媛	編
馮青	著
張默	編
蕭蕭	編
向明	編

爾雅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廈門街113巷33之1號

電話：3974036・3211021

劃撥：104925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目 錄

季 季：編選序言	
吳念真：婚禮	一
張安瑾：流放	二七
七等生：大榕樹	六三
陳雨航：黃昏出擊	七九
陳若曦：大青魚	一一五
王禎和：素蘭要出嫁	一三三
楊青矗：昭玉的青春	一八三

叢 魁：想飛

二〇九

孫 璿芒：龍門之前

二二三

李 赫：寒窗記

二四五

小 赫：功在杏林

二七一

方 痕：任衡之死

三二一

侯 楨：一念之間

三三七

羅振昌：雞瘟

三六一

吳念真：婚禮

接到田清祥的喜帖時包舉可真嚇了一跳。一來是沒想到一年不見，他便離得那麼遠，而且要結婚了；二來是那份「喜帖」的樣式着實新鮮的叫人心驚。

對折的黃色卡紙，深藍色的漫畫字體，大概是刻蠟紙油印的，他一摸整個拇指便沾滿了淡淡的油墨；裏頭寫的是：

「我倆承上帝的引導，由相識、相戀、而到非共同生活無法滿足我倆愛情的時候，因此，請您來共飲一杯婚酒，並爲我倆的證人，您的光臨將是我們婚禮中無比的榮耀。」

田清祥、何錦慧敬邀。」

邊沿則是畫了一些花花草草，而在右下角兩個歪歪扭扭的天使腳下才細細地寫着時間及地點。包舉一邊好笑地看了又看，一邊便抽出了附來的信，田清祥的字並沒變，仍然是四四方方一筆一畫的，裏頭大略地說他要結婚啦，交代他如何坐車，下了車怎麼走啦，但未了却是一本正經